

續資治通鑑長編
(136冊)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范純仁

為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紀事本末卷九

年資治通鑑召范純仁為左僕射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師事程頤聞很不才於國無補侍御史來之邵論純仁與呂大防同心協力編年備要云時知穎昌府遣內侍齎詔賜之令乘駟赴闕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臣不相肖何足當勸獎委任之意然不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為右相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為右相公辭六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就人言卿必謝簾中驟曰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就人言卿必謝簾中驟曰觀彭汝礪公對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王陳經通鑑云純仁之臣將召也殿中侍御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謂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以畏為諫議

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
防後十一月卒以楊畏為禮部侍郎范太史集載元祐
八年范純仁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
拜右相誥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
相眷言舊德還復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
仁秉心直諒履道坦夷寬閒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
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鉤衡少曠藩屏介圭修觀喜
見儀型公袞言歸益隆體貌是少延登右弼仰應中台
寵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傳說以代
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盡其用
則陰陽寒暑得其和以外鎮四夷內附百姓非至公不
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厥殫乃心無替朕命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令陝西沿邊鐵錢悉還近地王鞏隨手
史戊寅令陝西沿邊鐵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千文可換
雜錄云陝西每銅錢一出銅錢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
因常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輕用
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加貴
鐵錢由是鐵錢賤而物加貴

八月案錢大昕朔閏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視事紀

本末卷九十一

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

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降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爲太皇太后於體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

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

殿後問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

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喜輔佐官家爲朝廷社

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有所屬也上

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

家御殿聽斷公等

案范忠宣言行拾遺錄引長編公等作公事

試言九年間

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

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
 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
 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對官家說破
 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
 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
 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
 老身也
 紀事本末卷九十一
 原注此段據邵伯溫辨証
 并蔡惇直筆刪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
 十三日而實錄太皇太后謂呂大防等必不相見乃二
 十二日或太皇太后預言之今止從實錄係之二十二
 日

戊辰太皇太后服藥肆赦
 長編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
 秋太皇太后服藥肆赦案太平治統類云八月庚午
 以太皇太后服藥放朝參呂大防等入問太皇太后聖
 體前此大防奏每日進呈文字頗煩乞自今細事毋煩
 省覽宣諭太后今日脈息平和延福宮奏章已得吉兆

畢沅通鑑云戊辰赦天下長
編不繫日依畢鑑附戊辰日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兩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紀
八月丁未久雨壬戌案視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災

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晝夜不息畿內京東
西淮南河北諸路大水詔開京師宮觀五日所在州
縣令長吏祈禱宰
臣呂大防等待罪

九月案錢大昕朔閏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問

聖體見上於崇慶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

躬功德深厚今疾勢至此爲之柰何應祖宗故事有可

以尊崇追報者宜盡施行紀事本末卷九十一太皇太后崩紀事

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鑑畢仲游宣仁太
后哀冊文作九月三日癸酉崩于壽康殿然考錢氏朔

閏考是月丙子朔無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冊文
所載干支恐誤宋史本紀薛應旂王宗沐畢沅通鑑均

與此同又案宋史宣仁聖烈高皇后列
傳云元祐八年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

己卯文武百僚詣崇慶宮聽太皇太后遺詔園陵制度

依章獻明肅皇太后典故詔有司易園陵為山陵

紀事本末

卷九十一案樂城集改園陵為山陵手詔大行太皇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為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為山陵

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知

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

不應己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

六月二日所書或誤不然六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尋

紀事本末此注見長編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

王申軾知定州下紀事本末於九月十三日又繫知定

州之文是必長編兩存紀事本末因兩述之然考長編

也句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軾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

日軾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詔不允政目亦不錄又

書軾知定州以新知定州凡四十二字紀事本末刪去不錄又

案王氏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云元祐八年尋以二學士

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云去年

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
之除必在九月矣據此則九月十三日為不誤又考東
坡集卷三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左朝奉郎新
月二十十六日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
知定州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
至自治之極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
能自達交易否其詞曰上下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
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
亡國之謂也上哉臣不交則雖有朝廷昏主臣而亡國之形
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交則雖有朝廷昏主臣而亡國之形
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
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
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
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
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非者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接然天下不以事為非者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
者祥除之聽政之初當以通垂簾之政除壅蔽為急務也今
雖不肖蒙陛下聽政之初當以通垂簾之政除壅蔽為急務也今
為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祖宗之眾為辭
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祖宗之眾為辭
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遇更
留十日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
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
得一面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

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
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
自通亦難矣夫聖人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
乎震相見乎離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
不震乘乾出震見離之政此朝廷有識者所以驚疑而
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者所以驚疑而憂
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
天門非敢不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
來不門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唯陛下察臣誠心
加采納則萬物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
觀動則萬物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
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無折不成臣敢以小事
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見水而道之曲折不成臣敢以小事
者常見之何則舟者常思不見水而道之曲折不成臣敢以小事
奔者常見之何則舟者常思不見水而道之曲折不成臣敢以小事
盡之何則舟者常思不見水而道之曲折不成臣敢以小事
常靜而無心奔者常思不見水而道之曲折不成臣敢以小事
錯更易法令黜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用人鼂
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成七國之變景帝位未幾欲
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武帝即位未幾欲
爲富民侯以此知古者英奢之餘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
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
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

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不循理一年而後期矣有所為默觀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無利害之患以紀聖功兼三宗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下有紀聖功兼三宗之不壽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常用藥方惟憂天下之患除小疾實無大病明矣臣又聞為政如常用藥方惟憂天下之禍者遠矣臣恐急於進好利惡藥萬一治之利而中醫雖未盡除小疾實無大病明矣臣又聞為政如常用藥方惟憂天下之信者古語且守中下醫安穩萬全之臣策勿進此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且天下幸甚竊以全之臣策勿進此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六月非六月一十月也且有下幸甚竊以全之臣策勿進此為惡藥所誤實社稷若六月一十月也且有下幸甚竊以全之臣策勿進此為惡藥所誤實社稷編原書及注中知所引讀禮書此疏不唐正史知字也又長未據東坡集楊氏仲良削去抑或李氏東坡集申省未取其文未列今據東坡集楊氏仲良削去抑或李氏東坡集申省未取其文未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明殿學士兼翰林狀見昨準內降宰臣呂大防劄子奏蘇軾明殿學士兼翰林竊謂其間有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臣每旬獲侍史進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上煩聖覽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

敷演庶禪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
節繕寫稍成卷帙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

寶訓並進為復間日一讀
謹申尚書省伏候敕旨

癸卯翰林學士兼侍讀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

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

不摧隕今將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

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

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

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

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

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

則其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難致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

下七年制禮作樂以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

王追念周公之勤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

以為非此不足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加

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

沒亦葬以天子之禮也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
以非常之禮而況太廟社稷有英宗之配神宗之
下祖恩與天地無極豈人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
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慈聖光獻之於英宗
皆有大功章難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
養之末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宗聖光獻之於英
豐之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令陛下下年
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有
欣鼓舞不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魏太皇太后未
借族人不惟族人多私外家惟魏太皇太后未嘗
故疏遠不惟族人多私外家惟魏太皇太后未嘗
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然隨天一往親皇子
怨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望不以
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室苦宗廟念生
此者豈有他哉凡為趙氏社稷宋室其宗廟念生
佑時親黨多僥倖其勞苦使陛下親下享其宗廟
肅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臨朝既親下享其宗廟
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臨朝既親下享其宗廟
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
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德澤結百姓之
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下如欲報德澤結百姓之

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如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閒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聽政之日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眾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眾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

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

陛下心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敢邪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

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
萬一追報之禮小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聖德無損而
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聖德無損而
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司馬
為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
坊酒肆之內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
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此光之功比之
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有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
戴思慕無窮陛下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
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追報有所以不至天
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
矣夫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
人之情非為朝廷之本亦非為先帝之餘何足觀焉夫小
利也日夜伺候欲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
逞其恨者久矣

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

上誤先帝而今又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耶紀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

親藥膳夜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
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復詔發揚

太皇太后聖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
所聞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聞以小人眾多恐置
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之至惟臣等上無之然
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無之然
先言止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臣等上無之然
取進止貼黃臣等伏見英宗即王之初小臣有深留聖思
者上慎始書預言不誤英宗追尊王近臣中唯司馬光先
言之其後建議者上諫而英宗追尊王近臣中唯司馬光先
可朝廷雖盡逐臺諫而英宗追尊王近臣中唯司馬光先
聖意但悞快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終不能奪眾論
擢張唐英為御史而司馬光被信任今小人進言遂
等固未知其有無然而司馬光不預言者亦慮朝廷既有其
端則忠正之士必爭論不敢不預言者亦慮朝廷既有其
聞而不平人心一離不可復收陛下深察他日追悔無及
等憂懼危慄實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他日追悔無及
通鑑蘇軾先約祖禹上章論列軾章云續宋編年資治
公之文經世之文願附名於朝廷下文加一等字過當不
言皆可行也竊願附名於朝廷下文加一等字過當不
戊申羣臣七上表請聽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懷顧望莫
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臣乘間為害乃懷通鑑云
陛下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奏據范太史集第二卷劉子有
祖禹懷不能已越日又羣臣奏據范太史集第二卷劉子有
云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一剗革五代之以亂櫛風沐雨為
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剗革五代之以亂櫛風沐雨為

於神宗皆致其太平海內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
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德及民不然後享天福之勤勞無功
者常少守天成之主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之言創
業非難守成爲難蓋危亡必起於安禍亂必生於逸
豫也今天下承六聖之遺烈守之不可一日怠民者之大
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府庫百官不可一日怠民者之大
之人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百官不可一日怠民者之大
其人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百官不可一日怠民者之大
飭聖心下一言一動不如祖宗之臨之在質之在常自抑
長享天下之奉一動不如祖宗之臨之在質之在常自抑
早棄天下之奉一動不如祖宗之臨之在質之在常自抑
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末時以公至正爲
稷卨而復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末時以公至正爲
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觀戎狄之可至契丹主守使戒邊
守約束無生事陛下日夜苦勞之情如燕京留守國人心
知也先太皇太后無日苦勞之情如燕京留守國人心
基成康隆安靜無事已願成效以爲陛下靜毫髮持循之
則成康隆安靜無事已願成效以爲陛下靜毫髮持循之
改爲恭己以臨之難虛心以臣願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
祖宗法度非陛下躬攬於上聖諭善察納讜以能照羣臣
正萬事是非必皆了於上聖諭善察納讜以能照羣臣
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心矣夫水所以鑒妍醜而人無